

# 民國學風

刘克敌

著

大胆的假

小心的證

適



大观

丛书

文苑英华  
博采雅集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民国学风

刘克敌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学风 / 刘克敌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108-8275-3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名人—人物研究  
—中国—民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0355号

## 民国学风

---

作 者	刘克敌
丛书策划	李黎明
责任编辑	李黎明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275-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博采雅集，文苑英华 ——《大观丛书》缘起

作为知识的一种载体，延续千年之久的印刷图书正面临挑战，甚至有夕阳之忧，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疏远纸书。然而，我们相信，纸书是不会消亡的，精品总会留下来。当前出版界看似繁荣，却多为低质量重复，好书仍然缺乏，原创的有分量的作品更少。因此，我们逆流而上，披沙拣金，竭诚出版优质图书，为读书人提供一种选择，遂有此《大观丛书》。

这是一套开放式丛书，于作者和作品不拘一格。

作者可以是作家、学者、撰稿人、读书人，可以是名家，也可以是名不见经传者，尤其欢迎跨界写作者。但求文字流畅，无学术腔，拒绝无病呻吟，表达必须精彩。

体裁以随笔为主，不拘泥于题材和内容，包罗文学、历史、思想、艺术……可以观自我，观有情，观世界；只要有内涵，有见地，言之有物，举凡优秀之作，皆文苑英华，即博采雅集。清人周中孚《郑堂札记》云：“博采群书，洋洋乎大观哉！”

冀望这套丛书，能给读者提供新知识、新思想，以及看问题的新角度，唯愿您在愉快的阅读中，得到新的收获。王羲之《兰亭集序》称颂的境界，也是我们的追求：“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亲爱的读者，期待您与这套丛书相遇！

## 本书作者

刘克敌，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关注的领域有：中国近代与现代文化及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寅恪学术思想以及当代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学研究等，尤其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和清华学派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著有《陈寅恪与中国文化》《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章太炎与章门弟子》《梁漱溟的最后39年》等十几部。

## 扉页题词

当年也曾气干云，一朝消散人已昏。  
昔日理想皆抛我，眼前苟且方为真。  
暗夜卧听风吹雨，明朝笑看溪绕村。  
大道朝天各自行，既在江南更不闻。

（注：丁酉年江南梅雨时，闻北方亦大雨。）

## 目 录

### 第一辑 雪月花时最思友

- 002 同时代人眼里的陈寅恪
- 015 道不同亦可为谋  
——陈寅恪与新文学作家交往漫谈
- 027 从挚友到对手  
——胡适与梅光迪
- 044 仰承先师学业，不妨分道扬镳  
——朱希祖与章太炎
- 053 文人领袖蔡元培的“朋友圈”
- 063 三位大师，两次论争
- 077 恩怨半生解不开  
——周氏兄弟与顾颉刚
- 090 鲁迅笔下的《新青年》同人
- 102 冲冠一怒为花边  
——鲁迅与李小峰的版权纠纷
- 118 人生中渗透诗的意味  
——留美时期徐志摩的交往
- 128 马相伯与“函夏考文苑”

## 第二辑 夏日也有冬天之气息

- 138 “临崖挥手”与“花开满枝”  
——浙籍大儒马一浮
- 146 大师的占卜与命运
- 154 郑孝胥眼里的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
- 167 “三焦”疑案与新文化运动
- 180 夏日也有冬天之气息
- 192 割股疗亲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
- 201 黄侃的自负与“发明”情结
- 218 这么早就开始回顾了  
——漫议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师生分歧

## 第三辑 在书斋与红尘之间

- 234 平生受益“一部半”书的大师毛子水
- 244 腐心桐选祛邪鬼，切齿纲伦斩毒蛇
- 255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 266 日出国中之游子  
——鲁迅笔下的日本
- 279 根底里带有一种温润  
——周作人的日本情结
- 286 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
- 295 陈寅恪与敦煌学
- 310 后 记

## 第一辑 雪月花时最思友

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是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在于它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

## 同时代人眼里的陈寅恪

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当时人们称国学院的教授为“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在1925年被清华聘任之时，其实还在德国留学。他留学欧美多年，既没有获得什么博士硕士学位，也没有发表什么有重大影响的论著。迄今我们看到的陈寅恪最早发表的具有学术意义的论文，不过是1923年刊登在《学衡》上的《与妹书》（节选），寥寥数百字而已。而彼时其他三位导师的学术声望及成就，却都远超陈寅恪。其中梁启超自不必说，仅凭他和康有为的师生关系以及戊戌变法的重要策划与参与者身份，就足以获得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和尊重，至于其学术成就虽然也很出色，却只是锦上添花，因为人们对他的认可已不需要他再做什么。王国维虽然算是梁启超的后辈，也没有梁启超的显赫政治功绩，但确是凭借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就，赢得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赞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流沙坠简》等皇皇巨著，随便哪一部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奠基之作，都可以保证王国维跻身于20世纪中国学术界第一流学者之列。至于赵元任，虽然年龄比陈寅恪还小两岁，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学霸”，不仅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学术兴趣广泛，而且当陈寅恪1918年底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他已经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并经常获得

奖学金，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算是知名人士。他次年即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后又回清华大学任教——这样至少在学历和资历上大大优于陈寅恪。事实上陈寅恪到清华后，由于名气不大和治学领域及研究方向过于冷僻，愿意接受其指导的学生很少。当时他的成果也没有大量问世，自然不易引起人们关注。因此陈寅恪就任清华之后两年间，较之其他几位导师一直算是默默无闻。直到1927年王国维自杀以及梁启超患病去世之后，陈寅恪才被推到前台，成为国学院的中坚人物。

那么，当初陈寅恪为何还能被清华聘任呢？这自然和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吴宓坚持不懈的大力推荐有关，因彼时吴宓正负责清华国学院的筹备工作。至于在学术界一直流传甚广的所谓梁启超向清华校方推荐陈寅恪的说法，有人考证只是一个传说。姑且把这个传说录在下面：

（民国）十五年春，梁先生（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先生。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他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到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这是陈哲三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其中一段，原文载入《谈陈寅恪》一书，最早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

出版。至于具体的文字表述还有一些版本，但意思都大同小异。显而易见，原作者陈哲三也是作为逸闻趣事记录下来，并未肯定这就是事实，只是后来大家转相引述，慢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真正对推荐陈寅恪起到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吴宓。吴宓早在陈寅恪1919年赴美留学时就与陈结识，而且很快认定陈寅恪是最博学之人，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希望，从此与陈保持了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关系，这从吴宓日记中可以找到很多记录。不过，尽管吴宓的推荐确实给力，也还是需要陈寅恪有被推荐的资本。既然没有显赫的学术成就和资历，那么陈寅恪能够被推荐的唯一理由就是“口碑”，即当时中国留学生界和国内学术界对他近乎一致的口头赞誉。

先看吴宓对推荐陈寅恪一事的回忆。据卞僧慧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当时清华国学院已经聘定梁、王、赵三位教授，吴宓又向校方推荐陈寅恪。当时任教务长的张彭春认为陈寅恪留学多年，学问也好，但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不同意聘请。吴宓则极力为陈寅恪辩护，其中就提到陈寅恪在《学衡》发表的那一篇《与妹书》。吴宓说虽然该文仅数百字，却“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为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但无论怎样推荐，事情还是暂时搁置下来。不过吴宓并不甘心，就趁一次宴会机会直接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甚至不惜以他个人的去留相争，曹云祥才同意聘任。吴宓当即用铅笔拟一电报，让曹云祥签字后发出。不料陈寅恪收到电报后，并未同意立刻就职，说还要在国外继续研究两年，并提出让清华采购必要的图书资料。吴宓怕此事夜长梦多，对陈寅恪

多少有些埋怨，在其日记中有“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的文字。好在吴宓说服校方同意陈寅恪可以不马上应聘的要求，不但给他预支两千元的薪金，而且还让校方给陈寅恪汇去购书款两千元，可见吴宓对陈寅恪到清华之事，确实是竭尽全力。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认为陈寅恪值得如此，当得起国学院“四大导师”的名头。如今看来，吴宓称得上是陈寅恪的伯乐，仅凭他大力推荐陈寅恪入清华国学院一点，就已经成就斐然。

自然，在当时和吴宓一样认为陈寅恪很有学问者大有其人。先看同为四大导师的赵元任及夫人杨步伟的回忆，在他们所写的《忆寅恪》一文中，对还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这样评价：“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同样的话在杨步伟写的《杂记赵家》中也出现过，只是在“一对石狮子”后加了“是最干净的”几个字，褒赞之意更加明确。

如果说这“石狮子”的说法只是对他们二人道德品质的称赞，则说他们是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就是对其学习方面的称赞。著名学者毛子水在《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说：“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此处由于是傅斯年本人所说，故另一人变成了俞大维。类似的说法在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出现过，只是这“两人”是陈寅恪和傅斯年，还是陈寅恪和俞大维的差异而已。

要说这俞大维，和陈寅恪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他生于

1897年，浙江绍兴人。1922年他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进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虽为哲学博士，却精通军事，还是弹道学专家，也因此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职。1949年后，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1993年7月8日在台北去世，享年97岁。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为曾国藩孙女，其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鲁迅赴日留学就是他带着去的，同船者就有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所以鲁迅和陈衡恪是留日同学，后来又都在教育部任职，关系极为密切，鲁迅日记中就有很多两人交往的记录。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是傅斯年的妻子，其姑丈就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以陈寅恪是其表哥，另一表哥就是陈衡恪。陈衡恪是民国时著名画家，彼时连齐白石都不如他名气大，而齐白石也正是在陈衡恪大力推荐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俞大维表姐曾宪植的丈夫是叶剑英，俞大维还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其子俞扬和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如今我们常说某人是名人之后或者什么世家子弟，其实这话不是随便说也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当得起的。

总之，在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陈寅恪是得到近乎最高评价的人，加上此前他留学哈佛时被称为“哈佛三杰”，说陈寅恪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绝对没有问题。那时国内学者到欧美访问者日益增多，他们极可能将听到的这些信息带回国内，无形中提高了陈寅恪的知名度。此处不妨列举三个例证。一个是后来被鲁迅视为死敌的陈源（陈西滢），他在《西滢闲话》中描述对陈寅恪的印象：“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在我柏林寓中，第一次听到陈寅恪先生的妙论。我不记得他怎样说

的了。他好像是说平常人把欧亚作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的比较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在我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彻了。”陈源不是一个轻易相信别人的学者，而且当时他正在德国攻读博士，对中西文化应有很多了解，却对陈寅恪的议论如此佩服。

还有一位是李思纯，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比陈寅恪小三岁，也曾在欧洲留学多年。1922年在柏林时曾与陈寅恪交往，对后者有很深印象：“昨与陈寅恪君谈，陈君亦云‘机械物质之学，顷刻可几者也。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则精神之学，育于环境，本于遗传，斯即吾国之所谓礼乐是也。礼乐百年而后兴’。纯窃味乎其言，非欲阻国人以勿治西洋文学，但欲求吾国‘出版新诗一册’之文学家，宜审世事之艰难耳。”

此外，据北京大学有关史料记载，1920年4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评议会开会讨论有关事宜，其中有一条就是同意学校资助陈寅恪一千元，条件是后者回国后要到北大任教，说明早在1920年，正留学海外的陈寅恪就已经给这些北大教授留下深刻印象，不然他们不会议决“照行”通过。至于陈寅恪为何后来没有任教北大而是去了清华，可能和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有关。

那么在陈寅恪留学期间，那些欧美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对陈寅恪是否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传说中那样，有过很高的评价呢？应该说，至今没有找到明确资料证明有欧洲的大学者对留学欧洲期间的陈寅恪有高度评价。不过在留学哈佛

期间，据《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作者陈怀宇的考证，著名梵文学者兰曼教授对陈寅恪十分欣赏，但陈寅恪只是一个不拿学位的留学生，也就不会真正得到哈佛校方的高度关注。倒是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对陈寅恪有很高的评价，只是这评价不是针对陈寅恪一个人，出处则见于1921年正月十七日至二月一日的吴宓日记：“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 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所写之《忆寅恪》中也有一段提及哈佛大学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文字：1924年，元任收到了张彭春信，要他回清华办研究院。那时元任在哈佛教书。……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主任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元任就写信到德国，因其时陈寅恪正在柏林，但他的回信好玩得很，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是陈寅恪少有的显示其风趣幽默的文字。

看来，仅凭陈寅恪在留学生中的口碑和个别外籍学者的评价，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他为何能被清华聘为导师。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陈寅恪被聘并非清华的首选，他只是作为候补才被考虑。清华最初想聘请的是“旧学”代表人物章太炎，但章氏一来自视清高，二来对到高校任教一直持怀疑态度，当然拒绝。然后清华想聘请“新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但胡适很谦虚说自己不够格，转而推荐梁启超和王国维。至于赵元任，按照现有说法，和张彭春的推荐有关，这在前面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提及。张彭春是1910年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

同胡适、赵元任等 71 人一起赴美深造，所以他推荐赵元任完全可能，而且其中可能也有胡适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他 1915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后为适应国内教学要求，再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就是著名教育家杜威，其中是否有胡适的影响，因未有直接证据不好断定。

另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 1924 年，身份还是留学生的陈寅恪，却已引起日后成为大史学家的顾颉刚的注意。彼时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当时“国学的趋势”，就把陈寅恪归为东方言语学及史学一派：“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中国罗福成、张星烺、陈寅恪、陈垣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垣比陈寅恪大十岁，当时因“古教四考”等论著早已名满天下，却被顾颉刚置于陈寅恪之后，无论这是否有意，都反映出顾颉刚对陈寅恪的重视以及陈寅恪的学术观点已被国内史学界关注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陈寅恪以一留学生却未有任何学位之身份，能够被清华国学院聘为教授，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既与当时清华校方的开明大度和吴宓等人的极力推荐有关，也和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陈寅恪之学术水平已有比较一致的认可有关，而这些认可基本都是各方面对陈寅恪的印象和口头评价。不过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陈寅恪的家世为其增分甚多。且不说祖父陈宝箴当年与康梁等人的变法经历及在湖南的改革功绩，仅仅父亲陈三立的民国大诗人身份和大哥陈衡恪的大画家身份，就能让对外人对陈寅恪格外尊重。而来自与陈三立多有交往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民国遗老如陈宝琛、沈曾植、夏曾佑、郑孝胥